

醒世小說九尾龜

醒世小說初集

九尾圖

圖書局印

宣統元年正月五版發行

版權
不許
翻印
所有

著者

漱六山房

印刷所

上海南京路
集成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點石齋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開明書店
上海棋盤街
申昌書室

販賣者

各埠書局

九尾龜初集
定價大洋肆角

醒世小談九尾龜初集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訪名花調查青陽地

第二回

眞抑塞粉墨登場

假從良姑蘇遇舊

第三回

餘香閣初點滿堂紅

章秋谷重過談瀛里

第四回

金月蘭無端受氣

方幼憚有意尋芳

卷二

第五回

陸蘭芬遊園逢土地

方幼憚擺酒開金剛

第六回

留夜廂假裝闊客

搶匯票硬捉瘟生

第七回

車走雷聲香塵一瞬

酒酣奇氣名士高吟

第八回

章秋谷意氣結新知

方幼憚平康逢舊識

卷三

第九回

章秋谷苦口勸迷途

陸蘭芬驚心憐薄命

第十回

兆貴里劉厚卿行令

吉陞棧張書玉發標

第十一回 對酒當歌忽逢舊友

陽春白雪快和新詩

第十二回 翻花樣偷天換日

弔膀子接木移花

卷四

第十三回 汪宏超花錢代審

金漢良拚命吹牛

第十四回 一監生錄遺受氣

兩承差討賞翻腔

第十五回 曲辮子坐轎出風頭

紅倌人有心敲竹槓

第十六回 論妍媸暢談電氣

談嫖界痛罵官場

醒世小說九尾龜初集卷之一

第一回 談楔子演說九尾龜

訪名花調查青楊地

龜有三足。亦有九尾。爾雅注云。南方之龜有九尾。見之者得富貴。古來麟鳳龜龍。列在四靈之內。那烏龜是何等寶貴的東西。降至如今。世風不古。竟把烏龜做了極卑鄙齷齪的混名。婦女或有外遇。羣稱其夫爲烏龜。這是個什麼講究呢。大抵也有一個來歷。諸公靜聽。待鄙人慢慢的說來。從前管仲設女閭三百。以爲兵士休宿之所。這便是妓女的濫觴。唐時官妓。多隸教坊。設教坊司以管領女樂。那教坊中的人役。皆頭裹綠巾。取其象形有似烏龜。列公試想。那烏龜一頭兩眼。不多是碧綠的麼。還有取義的一說。是龜不能交。那雌龜善與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婦女不端。其夫便有烏龜之號。在下這部小說。名叫九尾龜。是近來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這貴官帷薄不修。鬧出許多笑話。倒便宜在下。編成了這一部九尾龜。閒話少提。書歸正傳。且先將一個風流才子。架弄登場。好爲諸公解穢。正是。莫把酒杯澆塊壘。且將綺夢說鶯花。且說這名士姓章。單名一個瑩字。別號秋谷。江南應天府人氏。寄居蘇州常熟縣。生得白晳豐頤。長身玉立。論他的才調。便是胸羅星斗。倚馬萬言。論他的胸襟。便是海闊天空。山高月朗。論他

作者亦意
態雄傑

抱負不凡

獨具隻眼
所謂古之
傷心人別
有懷抱也

的意氣便是蛟龍得雨。鷹隼盤空。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華意氣。却又談詞爽朗。舉止從容。真個是美玉良金。隨珠和璧。一望而知他日必爲大器的了。只是秋谷時運不齊。十分偃蹇。十七歲便丁了外艱。三年服闋。便娶了親。他夫人張氏。身材不長不短。面孔不瘦不肥。雖不是絕世佳人。恰也不十分醜怪。但是性情古執。風趣全無。若在別人。原也不至夫妻反目。無奈秋谷倚著自家萬斛清才。一身俠骨。準備著要娶一個才貌雙全的絕代名姝。方不辜負他自家才調。娶了這等一個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氣。氣到無可如何之際。便動了個尋花問柳的念頭。就借著他事。告稟了太夫人。定了行期。收拾行李。便登舟往蘇州進發。不一日。到了蘇州。在盤門外一個客棧。名叫佛照樓的住下。那蘇州自從日本通商以來。在盤門城外。開了幾條馬路。設了兩家紗廠。那城內倉橋濱的書寓。統通搬到城外來。大菜館戲館書場。處處俱有一樣的車水馬龍。十分熱鬧。秋谷落棧之後。歇息了一日。不免往書場戲館去涉獵涉獵。坐了幾天馬車。吃了兩回大菜。覺得蘇州馬路的风景。不過如此。與上海大不相同。雖然燈火繁華。却時時露出荒涼景象。日間歡場徵逐。自有那一班朋友。聲應氣求。到也並不寂寞。只是到了酒闌人散之時。客舍獨居。孤燈相對。你道這樣風流人物。怎生消受得來。一日夜飯後。並

無應酬。信步出棧。望馬路走來。見那來往兜圈子的馬車上。坐的那些僧人。真是楊柳爲眉。芙蓉如面。同著客人坐在一車的。更是佯嗔嬌笑。情態動人。只苦的自己初到蘇州。並無熟識。只得走到一家書場。名叫餘香閣的。走了進去。揀張桌子。泡茶坐下。細細的打量檯上僧人。只見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個僧人。年紀約十六七歲。珠光側聚。瓊響流葩。眉鎖春山。目澄秋水。那粉頰上。暈着兩個酒渦。似笑非笑的。低頭斂手。坐在那裡。弄衣角兒。秋谷一眼看見。吃了一驚。那雙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登時神魂不定起來。便呆呆的看著他。一會兒。那堂僧在旁湊趣。低低的問秋谷道。這僧人名叫許寶琴。名氣狠大。今年尙止十六歲。唱得好一口京調。老爺可要點他兩齣。秋谷不答。只微微的點一點頭。堂僧便如飛去。取了粉牌過來。並拿一枝筆。遞給秋谷。秋谷提起筆來。寫了兩齣硃砂痣。瓊林晏的京戲。賣花毯白蘭花的兩支小調。登時喊上檯去。原來蘇州規矩。與上海不同。點戲是當檯招呼的。那僧人聽有客人點戲。抬起頭來。飄了秋谷一眼。又微笑一笑。只覺媚眼橫波。紅潮上頰。越顯得光容綽約。丰彩飛揚。喜得秋谷色舞眉飛。十分得意。又見一個年輕大姐。手拿著銀水煙袋。下來裝煙。便問秋谷尊姓。隨即應酬了幾句。秋谷一一的 answered。此時許寶琴抱著琵琶。彈了一套開片。背臉

兒亢起嬌聲來。雖不是裂石穿雲。却也引商刻羽。唱過一段硃砂痣。便把琵琶捺低一調。低低的唱那小調白蘭花。唱到關情之處。星眸低漾。杏臉微紅。把眼波只顧向秋谷溜來。檯下看客齊聲喝采。倒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一會寶琴唱完。對那大姐使一個眼色。那大姐便又下來。裝了幾箇烟。說聲對勿住。停欲請過來。便扶著寶琴。姍姍而去。臨行之際。又向秋谷一笑。方才下樓去了。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賬。立起身來。跟下扶梯。許寶琴還未上轎。立在門口。見秋谷忽忽的下來。含笑招呼道。章大少。捨勿一淘到倪搭去。噯。秋谷答應道。我正要坐坐。你叫大姐同我去罷。寶琴便叫那大姐道。阿仙。格末倪先轉去哉。耐同仔章大少。要就來格嘍。阿仙答應一聲。寶琴便上轎走了。秋谷同著阿仙。一路問答。慢慢的走過了甘棠橋。秋谷早看見了許寶琴的牌子。便進門登樓。相帮叫了一聲客人上來。寶琴早換了衣服。接到扶梯邊。秋谷攬了寶琴的手。同進房來。抬頭一看。房間雖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麗。秋谷便在炕上坐下。寶琴敬過瓜子。細細的打量秋谷。正是二月初天氣。見他穿著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元色外國緞草上霜一字襟坎肩。外罩天青貢緞洋灰鼠馬褂。顏色配搭得十分勻觀。長眉鳳目。白面豐頤。英爽之氣。奕奕逼人。覺得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物。不覺親熱起來。挨著秋

谷身旁坐下。應酬了一回。秋谷看他言語之間。尙覺有些羞澀。便知初入青樓。不是那林黛玉翁梅倩一流人物。又見他低聲淺笑。顧盼生憐。不由心花大放。便向寶琴說道。我今日雖然還是第一次來。竟要在這裡請幾個客。不知房間可空不空。寶琴笑道。只要大少肯照應。倪是再好。勿有格事體。倪阿有捨倒。勿肯格。便回頭叫房間裡娘姨。交代一檯菜下去。秋谷叫拿筆硯過來。寫好請客票。發去不多一刻。客人陸續到來。發過局票。秋谷叫起手巾。其時檯面已經擺好。大家入座。其中恰有一位客人。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雙姓東方。單名一個瑤字。又號小松。生得儀容俊雅。眉目風流。素有璧人之目。同秋谷意氣相投。時常會面的。當下到了席中。一眼先看見了許寶琴。山花寶髻。石竹羅衣。神彩驚鴻。瓊環回雪。不覺呆了一呆。又見秋谷與他非常親熱。眉語目成。又如飛燕依人。天桃初放。便大笑道。秋谷說蘇州地方。並無相好。這位貴相知。難道是天外飛來的不成。快快寔說。是幾時做起。爲何瞞著我們。是何道理。秋谷尙未開口。寶琴早已兩頰通紅。扭轉身子。恰好與小松打個照面。更加不好意思。低下頭去。口中咕嚕道。耐篤總是實梗瞎三話四。阿要無淘成。倪是要板面孔格。秋谷聽了好笑。便道。這位方大少。天生的不老成。沒有好話說的。你只當他放屁就是了。又向小松道。我向來作事。

從未瞞你。此處我寔是今日第一回來。在餘香閣點戲之後。釘梢回來的。你不信。只願問房間裡人便了。那房間裡娘姨阿彩。大姐阿仙。一齊說道。方大少。勿要勿相信。軋寔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倪阿肯騙耐嘅。小松聽了。方才相信。想了一想。又搖搖頭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今天做起。爲甚你們先生的神氣。倒像與章大少是老相好一樣。是何道理。小松說到此際。早被秋谷捏了一把。使個眼色。小松方才住口。秋谷悄悄埋怨他道。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我今天初次在此請客。你便如此胡言亂語。偷被他真個板起面孔來。你我豈不大家沒趣。小松笑道。你不要來嚇我。我是不怕的。你只好好的叫他轉個局。我便不開口了。你肯不肯。秋谷不覺大笑道。原來你說了半天。是要割我的靴腰。何不早說。恰要燙著灣兒說呢。便叫寶琴轉過去。坐在小松旁邊。寶琴抬起頭來。著實釘了秋谷一眼。也不言語。秋谷又催一遍。寶琴方才對著小松說道。方大少對勿住。倪間搭格規矩。一帮裏客人勿做兩個格。阿好謝謝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情願吃子一杯罰酒未哉。說罷。便叫阿仙取出一隻鷄缸杯來。斟了一杯熱酒。立起身來。將杯照著小松。竟自吃乾了。小松倒也無可再言。停了一會。忽然笑道。可惡可惡。我在堂子裡頭頑兒。總弄你這促搭鬼。不過。你總要佔個上風。究竟我同你是一樣的人。難

道我短了什麼不成。說著。又問寶琴道。你看我們兩人。倒底誰的風頭好些。寶琴聽小松說得好笑。不免面紅一笑。暗中又飛了秋谷一眼。早被對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虛的看見。便笑道。據我看來。秋翁與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敵。可算得瑜亮並生。一時無兩。只是寶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或者小翁的內才短些。比不上秋翁的精力。那我們外人。就無從曉得了。說得合席大笑起來。恰好各人的局。陸續到了。彼此打斷了話頭。酒過數巡。小松鼓起興來。便要擺五十杯的莊。秋谷微笑道。你這種的酒量。也敢擺莊。待我來打坍你的。於是攘肩而起。正與小松旗鼓相當。旁坐一個姓吳的勸道。五十盃太多。留幾杯等別人來打。你打了二十杯罷。秋谷依了。便與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陣。二十杯莊打完。秋谷自己也輸了十五六杯。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還有五杯。便折在一個大玻璃缸裏。回過身來。遞與阿彩。叫他代飲。阿彩剛剛接過。早被寶琴劈手奪來。一口氣咕嘟嘟的竟喝了一個乾淨。面上早紅暈起來。放下杯子。那兩隻秋波水汪汪的。更加了幾分風韻。小松只顧與別人搗拳。竟不理會。秋谷却是留心的。見他杏眼微錫。桃腮帶澀。心上覺得好生憐惜。只是說不出來。便低低的合他說道。你何苦這樣拼命的喝酒。喝醉了便怎樣呢。寶琴微笑不答。秋谷更是魂銷。兩人相視了好一會。

小松的莊。早已打完。小松除代酒外。自家也喝了三十餘杯。覺得有些沈醉。從腰間掏出一個錢夾來一看。早已指到十二點三刻了。便道。時候不早了。我們散罷。好等你們兩人細細的談心。上過乾稀飯。各人都掏出兩塊洋錢。放在桌上。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添菜兩元。一齊放在檯上。相幫進來。收拾檯布。把洋錢數了一數。七個客人共是十四塊。一總二十塊洋錢。便高叫一聲。多謝各位大少。拿了洋錢。出房去了。看官且慢。你道此是什麼規矩。原來姑蘇書廬規條。大凡請客。須每位客人出檯面洋兩元。謂之丟檯面。朋友請吃花酒。若非素日知己。不肯到場。因非但賠貼局錢。又要現丟檯面。絕非上海請吃花酒。客人到了。就算賞光的風俗。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蘇州却無論長三么二。均是八元。以前上海青樓風俗。凡生客進門。倌人必唱京調。或小曲一支。名爲堂唱。恰須現錢開銷。現在上海此例已除。姑蘇恰至今未改。這是蘇滬不同之處。在下預先一一申明。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只說客人散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就在那裡借了一夜乾鋪。名說乾鋪。只怕明乾暗濕。也未可知。不在話下。秋谷睡至晌午。方才起來。洗漱已畢。待要回棧。寶琴叫相幫到正元館端了一碗一錢六分生炒雞絲麵來。讓秋谷吃了。又親自替秋谷梳了一條辮子。方才放他下樓。又叮囑他晚上要來。秋谷一

舉動飛舞
讀者眼光
亦爲之一
閃

一答應了。自回棧去。仍就睡了。約至三下鐘。方睡醒起來。隨意吃些東西。正待出去。只見許寶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進來道。章大少。阿是剛剛起來勒。倪先生到書場浪去哉。請耐去點戲。秋谷也無可不可的。同了阿仙。走到餘香閣。正待上樓。只見一頂倌人轎子。停在門前。眼前覺得毫光一閃。走出一個倌人來。穿一件黑地銀花外國緞灰鼠皮袄。下襯品藍花緞褲子。元色緞子弓鞋。不到四寸。眉眼雖比許寶琴畧遜。那一種的丰姿曼娜。骨格輕盈。却比許寶琴更加嫵媚。秋谷立在扶梯邊。一直等到他上了樓。目光尙有些定定的。被阿仙從後推了一把道。阿是看得頭裡向有點渾淘淘哉。快點上去俾。秋谷被他一推。嚇了一跳。不覺自己好笑。便走上扶梯。揀一個坐位。剛剛坐下。堂倌早送了點戲牌過來。秋谷且不點戲。問著堂倌那外國緞袄的叫甚名字。堂倌道。他住在談瀛里。名叫花雲香。還是新近從上海來的。章老爺可要也點他兩齣。秋谷要過筆來。便寫了二進宮。龍虎鬪。探寒窰。鋤美案四齣。都要花雲香與許寶琴兩人合唱。堂倌喊了上去。花雲香聽得分明。回頭一看。就是樓梯邊的相遇人。不免低頭一笑。隨叫娘姨下來裝煙。許寶琴却著實的釘了秋谷一眼。秋谷雖也看見。並不理會。花雲香先和了弦。唱出一段二進宮。許寶琴隨接唱下去。唱到末尾一句。兩人一齊背過臉去。

作者於此
連三折肱
矣

把琵琶放高一調。全用輪指合唱。那一聲搖板。却唱得頓挫抑揚。十分圓穩。秋谷喝一聲采。隨後又合唱了一齣劍美案。許寶琴便先起身走了。只有花雲香又獨唱一齣探寒窗。那喉嚨愈唱愈高。愈高愈亮。唱到極高之後。一落千丈。就如銀瓶落井。一般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又如鶴唳入雲。聲聲搖曳。真是珠喉遏月。逸響回風。只聽得檯下喝采之聲。轟然不絕。秋谷異常得意。花雲香唱完之後。方才立起身來。正走秋谷面前經過。向秋谷點一點頭。下樓去了。秋谷見他走了。無精打采的。付了賬。慢慢的下來。纔到樓下。不防阿仙候在門口。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一直拉到甘棠橋。進門推他上樓。只見寶琴欲笑不笑。一付尷尬面孔道。章大少。耐倒有功夫。到倪搭來坐坐。捨勿到花雲香搭去。噯。秋谷聽了。笑道。你們這班人。實在難說話得狠。叫了我來。又叫我到別處去。我就依著你的吩咐。到花家去。說著。假做回身要走。早被阿仙一把拉住。說道。耐阿要好意思格。花家裏明朝去末哉。倪搭小場化。委屈耐點阿好。寶琴接口說道。耐放俚去。噯。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秋谷呵呵笑道。你們不要我去。也就罷了。何必做出許多生意筋絡來。一面說。一面坐下。寶琴問道。阿要吃夜飯哉。就倪搭便飯。去叫仔兩樣菜阿好。秋谷正待寫菜去。叫。只聽樓下喊聲請客。把請客條子遞將上來。一看。原來是小

松請到如意里金黛玉家。上面寫著客齊坐候入席。秋谷便立起身來。阿仙便說道。章大少。阿要帶局去罷。省得來叫哉。秋谷點頭道。也好。因如意里與許家只隔一橋。便不用轎子。催許寶琴換好了出局衣裳。二人携手出門。到了金黛玉家。問了房間。臥在樓下。小松早在房門口招呼。進房坐下。滿房客人都與秋谷相識。不用套談。小松見秋谷同著寶琴。便道。你帶局來。倒也簡便。可還叫別人麼。秋谷因叫小松代寫了一張花雲香的局票。一同發去。少時大家入席。花雲香早姍姍其來。進房含笑叫了一聲。便坐在秋谷身後。秋谷不及應酬。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粧束。只見他淡掃蛾眉。薄施脂粉。穿一件蜜色皮襖。襯一條妃色褲子。風鬟霧鬢。雖非傾國之姿。素口蠻腰。穩稱芳菲之選。那邊小松見了花雲香。也打量了一會。忽嚷道。不好了。又被你搶了一個去了。怎麼我到處留心。總沒有好的。你遇見的。總是好的呢。秋谷道。你爲什麼總是這樣脾氣。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勸你少說兩句罷。說著。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衆客人的局也來了。花雲香先唱了一齣取成都。唱完了。對秋谷說聲獻醜。秋谷說聲辛苦。便慢慢的談起來。兩人咬著耳朵。不知講些什麼。許寶琴却看著冷笑。偶而秋谷回過身來。同寶琴說話。寶琴却只是扭過身去。不肯理他。秋谷正在沒做理會處。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

何等感慨
我亦黯然
神傷

與秋谷照杯。又笑道。知己希逢。佳人難得。你快乾了這一杯。秋谷猛然聽得。觸起他的心事。來長嘆一聲。舉杯一飲。而盡口中高吟道。此時此景。不沈醉。豈待三尺蓬蒿墳。與小松彼此相對。黯然停了一回。小松方勉強笑道。我們原是尋樂的。怎麼倒尋起煩惱來呢。我與你。還是喝酒罷。秋谷也不回言。自己斟了一杯。又高吟道。今日少年若長在古之少年。安在哉。就又乾了一杯。花雲香見秋谷無故不樂。心中覺得十分難過。却又替他不得。便咬著秋谷耳朵道。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到倪搭去坐歇罷。耐坐仔我个轎子去阿好。秋谷只點點頭。花雲香便叫自己的轎子來。親手將秋谷扶在轎內。自己也立起身來。跟著走出。叫一部東洋車。傍著轎子同走。秋谷也不顧許寶琴。竟自到花家去了。連主人方小松多未招呼。正是名士風塵多涕淚。美人香草寄牢騷。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真抑塞粉墨登場

假從良姑蘇遇舊

只說方小松見秋谷不辭而別。也曉得他別有傷心。無從勸解。當下草草終席。小松便進城去了。秋谷自從坐著花雲香的轎子。同到花家之後。便常在許花二家走動。許寶琴雖只心中不悅。也無可如何。開筵坐花。飛觴醉月。不覺已是一月有餘。一日夜間。秋